

《十六岁的花季》续集



张弘 富敏 编

走过

花季

学林出版社

《十八岁的天空》续集

I235.2

Z112

张弘 富敏 编

走过 花季

学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走过花季/张弘等编. —上海: 学林出版社, 2003.2
ISBN 7-80668-464-6

I. 走... II. 富... III. 电视文学剧本-中国-当代 IV. I235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05537 号



走过花季

编 者——张 弘 富 敏

法律顾问——富敏荣

策 划——褚大为 奚小珉

责任编辑——宋黎刚

装帧设计——应黎声 周剑峰

责任监制——应黎声

出 版——学林出版社(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)

电话: 64515005 传真: 64515005

发 行——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

学林图书发行部(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)

电话: 64515012 传真: 64844088

印 刷——上海长阳印刷厂

开 本——640×965 1/16

印 张——17.75

字 数——29 万

版 次——2003 年 2 月第 1 版

2003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

印 数——10 001—14 000 册

书 号——ISBN 7-80668-464-6/I·139

定 价——24.80 元

《走过花季》的由来——代序

张弘 富敏

“你以为这是故事，那么你错了；你以为这是生活，那么我错了，这是综合成千上百个十六岁孩子的经历编织成的一曲歌、一首诗、一个梦。”

十六岁的歌委婉动听，未必上口；

十六岁的诗热烈奔放，未必押韵；

十六岁的梦纯洁真实，未必成功；

难怪诗人席慕容无限留恋地说过：“十六岁的花季只开一次。”但是，朋友，只要你拥有过十六岁，你就拥有过一份和太阳一样滚烫，一样血红的青春。

这是我们编剧和导演的电视剧《十六岁的花季》的片头旁白，朗读着它，勾起了我们对十二年前岁月的回忆——

女儿豆蔻年华时对一部日本青春剧《青春的火焰》如痴如醉，每个暑假是剧中主人公小鹿纯子陪她度过酷暑。那个年代的女孩儿都流行着旁边扎着两个小辫的披肩发——因为那是小鹿纯子的招牌发式，那个年代的女孩儿开始流行双肩背包——因为那是小鹿纯子的随身爱物。因此，女儿对我们说：爸爸、妈妈，为什么你们不拍一部中国的“小鹿纯子”，让大家每年暑假都看哪？女儿启发了我们，于是我们开始了琢磨。是啊，仔细想想自女儿进入青春期后，家里的新“摩擦”也多了起来，比如：开始出现了她参加同学聚会晚上十一二点钟才回家、晚上深更半夜不睡觉看琼瑶小说、家里也会有男孩子打来电话等等诸如此类的烦恼，我们开始试图走入女儿的生活，想写写他们这一代人。

女儿从小跟外婆长大，外婆是她的守护神，和外婆的感情非常好，可我们一家三代之间的观念是那么不同，比如：我们搬进新家，家里的东西全是新的，可只要我们一出外景，外婆就用旧床单把冰箱、



洗衣机罩起来，家具上盖上旧报纸加以“保护”，把漂亮的家弄成了“文物保护单位”。可女儿却三天两头带同学来玩，同学一来地板、灶头、家具都遭了殃。张弘从厦门拍戏带来了当时颇为珍贵的新鲜荔枝，我们省给外婆吃，可她舍不得吃，结果是哪个开始烂了就吃哪个。女儿觉得不可思议——我们觉得这一切如果都能反映到戏里，一定会引起几代人的共鸣。

于是我们带着面包，挤着公共汽车，先后和几百位学生座谈、请学生到家里来吃饺子、和长辈聊天——前后快一年，慢慢地有了故事的雏形，这个戏叫什么名字呢？女儿说就叫《十六岁的花季》吧，因为席慕容有这样一首诗。刚开始，领导担心观众不懂“花季”这个词，有点异议。果然还真出现了有个毛遂自荐当演员的孩子，来信时把花季写成了花妓，闹了个笑话，“花季”这个词在当时确实太生僻了。

《十六岁的花季》第一集的播出正赶上中央台转播国际体育比赛，安排在晚上将近十时才放，中央台接到了来自全国的责问电话，有的孩子甚至写来了打油诗：“《十六岁的花季》几点开，七点开，七点不开八点开，八点不开九点开，孩子睡了它才开。”我们也没料到《十六岁的花季》一炮走红，白雪、韩小乐、陈非儿、袁野、欧阳严严、童老师都一夜成名，成为小观众心仪的偶像。每天从全国各地的来信得用麻袋装，我们找来了七八位退休老师来处理观众回信。后来没办法，只能赶印了一张全体演员的签名照给观众寄去。“花季”两个字，也成了出现频率很高的专用词，《十六岁的花季》也成了每年暑假、寒假必播的青春剧，剧中的小演员们也因为这个戏改变了命运，可以说《十六岁的花季》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。其实倒不是我们有多高明，而是因为当时写中学生的戏太少了，而我们又是用自己的心去拍的，触摸到了少男少女的心。

此后，我们和这一帮小演员几乎年年聚会，他们之间情同手足，我们视他们犹如自己的儿女，这应该说是我们这一生最值得珍惜的情谊，最有意义的创作。孩子们经常鼓动我们说以后每十年拍一部续集吧，写他们的16岁、26岁、36岁——的生活，这不就是一部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孩子青春纪念吗？它生动记录这一代人和他们父母在时代变迁的大背景下的成长轨迹，以小见大地表现出国运兴衰，这应该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。有不少热心的观众甚至还为剧中人物设想了许多结局，于是就有了《走过花季》。

因为我们年纪大了，怕不能摸准青年人的脉搏，于是邀请了顾伟丽、郭晨子、陈冰三位青年作者加盟，和她们一起下生活采访、开座谈



会、一起讨论故事、开座谈会、下生活采访、确定人物走向、研究细节，然后由她们每人分几集来写，由顾伟丽串稿。由于我俩对创作的要求一向挑剔，本子改了又改。后来，因为找资金，又加上吉雪萍在中央电视台当主持人，不能接戏，本子又搁了近两年，等一切水到渠成了，本子又显得滞后了，这次连负责串稿的顾伟丽都为难了，因左改右改，已经搞糊涂了，加上她又面临考研究生，再也没精力了，修改这第四稿，只能落到我俩的身上了，于是又花了三个多月的时间，闭门谢客、挑灯夜战，由于补充了大量的新鲜素材，对人物关系和走向、戏剧结构等都做了重大修改，从原来的二十集变成了现在的二十二集电视连续剧《走过花季》。

我们怕把戏拍得老气横秋，所以起用的主创人员都很年轻：摄像黄翔、朱家骏、制片主任杨洋、化妆胡小辉、片头设计郑锐、录音等都是《走过花季》的同龄人。特别是主题歌的创作，我们请来了《上海电视》的曹骏作词、为《我为歌狂》写了不少歌曲的彭程作曲，在配器上、运用情绪音乐等方面借鉴了日剧、韩剧的一些手法。加上剧中的小演员们都长大了，都不是当年那些拨一拨、动一动的牵线木偶了，他们会用自己的理解来诠释人物，会自己的人生体验来丰富角色，会用





走过花季

自己的语言来润饰台词,使《走过花季》更贴近时代、更年轻。有趣的是在《走过花季》拍摄时,所到之处,一听说我们是在拍《十六岁的花季》的续集,都非常热情地配合。原来,他们都是当年的戏迷,现在很多人是所在单位的中流砥柱……总之,有无数人为这部戏付出了劳动,我们由衷地感谢关爱“花季”的每一个人。

当时创作《十六岁的花季》时是无心插柳,而今天观众对《走过花季》的期望值相对就比较高,再加上可供人们选择的娱乐生活多了,可选择的电视节目也丰富了,观众欣赏的品位也提高了,所以,我们拍续集实在是一件很难的事,我们不敢懈怠,颇有点诚惶诚恐。不过,我们确实是尽心了,片子送到上海文广集团、中央电视台、江苏电视台等联合拍摄单位审查,评价都比较高。这使我们一颗忐忑不安的心得到了安慰。我们不奢望《走过花季》会像《十六岁的花季》一样引起轰动,只求观众继续喜爱剧中的白雪、非儿、欧阳、小乐、袁野他们,继续关注他们的命运,也就圆了我们的一个梦了。

花季和我

走过花季,走过我自己

吉雪萍(饰演白雪)

在12年前播出的电视连续剧《十六岁的花季》中,剧中人白雪和她的扮演者吉雪萍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拍戏前,吉雪萍是市三女中的一名普通中学生。回想起来,她说那时的自己就是一张白纸,电视剧是按照场景拍摄的,所以,在整个电视剧和观众见面前,都不知道自己拍的戏是什么样子。中学生题材的电视剧不

多,当年的电视剧剧目充斥着香港、台湾、新加坡和日本的言情剧,《十六岁的花季》的播出使观众耳目一新,吉雪萍也随即有了知名度,成了名副其实的青春偶像。之后,吉雪萍又接拍了一部电影《五个女人一根绳子》,只好在素以严格著称的市三女中休学一年。一年的剧组经历,吉雪萍长大了很多,开始认真考虑自己将来究竟想要什么样的生活,她决定“逃”回学校,继续校园里的日子。

《走过花季》的拍摄在吉雪萍看来是遇到了“天时地利人和”。当时,她还在中央电视台做节目主持人,打算出国留学读书,面前出现了很多条路、很多种选择。而得知续集要开拍时,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回上海拍戏。她说,“《十六岁的花季》带给了我很多东西,能够和12年前的合作伙伴重新相聚,我没有理由不来。人生,能有几个12年呢?”

再演白雪,吉雪萍的心态完全不同了。如果说,以前的她完全按照导演的要求去靠近白雪,现在则是以自己的态度、自己的表现赋予白雪这个人物。吉雪萍感谢导演给她的创作空间,一些台词的即兴修改,一些小动作的自然流露,让她觉得演《走过花季》中的白雪就是演了一部自己的“纪录片”。





主持人和演员同是镜头前的艺术,两者又有很大的不同。吉雪萍说,做主持人能得到瞬间的反馈,是短平快的,而做演员是对自身另一个空间的挖掘,是长期生活积累的再现。

目前,电视剧组对吉雪萍的邀约不断,她表示,首先要征求东视的意见,在不影响台里工作安排的前提下可以考虑。她看重角色是否适合,也很期待《走过花季》播出后观众的反馈。但是如果同时又主持又演戏,她不乐意,她笑着说:“我做不到,性格没这么分裂。”(郭晨子采访整理)



选择“花季”,选择相聚

杨晓宁(饰演欧阳严严)

当初我被选去演《十六岁的花季》是挺偶然的。那时我从职校毕业后在工商银行上班,因为我的父母在上海戏剧学院工作,所以我也就认识了一些上戏的人。有一天一个熟人告诉我有一部戏正在找一批十六岁左右的演员,在他的鼓动下我去剧组试了试,想不到这一试就试上了。这个戏就是后来名噪一时的《十六岁的花季》,我得到的角色叫欧阳严严。当初一点儿也没有预感到这部戏在日后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,当然更想不到的是在十二年后它还会有续集诞生。

《十六岁的花季》改变了一些人的命运,譬如池华琼、吉雪萍等人就是因为有了这部戏所打下的基础,现在都正式走入了演艺圈。然而我却没能走顺这条路。1991年,《十六岁的花季》火了之后,我辞去了银行的工职去东北拍了一个戏,在那儿我病倒了,当时那部戏的制片主任为了赶进度,串通医生说我的病已经好了,可以继续工作。不知情的我在身体状况极其糟糕的情况下硬撑着把戏拍完了,而我的病也因此被耽误了。拍摄结束后,我拿着剧组发的600元钱的稿费坐上了从东北回上海的火车,随后我用去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在家养病,因为在东北的时候用药不当,使我的身体受到了很大的伤害。这真是一段十分黑暗痛苦的日子,让人不堪回首。后来我就没再继续往演戏这条路上奔,我又回到了金融系统工作。这些年,我从在银行坐柜台做起,一直做到到证券公司的部门主管,尽管“背叛了艺术”,但现在的工作让我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、内心更加自在踏实。

《十六岁的花季》尽管没有改变我事业的轨迹,但我想说的是这部戏在精神上给了我非常大的影响,使我的人生多了许多的经历和感



受。从某种意义上讲欧阳严严这个人物伴随着我走过了我的花季年华。所以听到《十六岁的花季》要拍续集的消息时,我感到特别高兴,但高兴过后的反应便是自己问自己:我还能演吗?因为我听导演说在续集中欧阳严严依然是主要角色,他的戏分量依然很重。我怕我长期没有演戏而且外形上变化比较大因此胜任不了这个角色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张弘老师非常耐心地跟我聊人物、聊表演,在他的启发和带动下我慢慢松弛下来,开始进入状态,渐渐地欧阳这个人物又活生生地回到了我身上。

续集中的欧阳所走的道路曲曲折折、跌跌撞撞,他的思想和灵魂受到一次次的冲击和洗礼,最后对于人生、事业、情感和友谊有了更深一层的领悟。在剧中他一次又一次碰到如何选择取舍的种种难题。我想这些难题是每个正在奋斗中的年轻人都会碰到的,戏里的欧阳在选择,生活中的我也在不断地做着各种选择。当《走过花季》剧组又找到我的时候,我已经在证券公司做管理工作了,如果我要演这部戏,我的红马甲有可能被人顶掉,但我最后还是选择了拍这部戏。当年的《十六岁的花季》让我收获了一份友谊和一批好朋友,我们非常珍视彼此间的这份友情。拍摄续集又可以把我们这群人重新聚在一起,这是最吸引我的地方,我们又可以在屏幕上共同悲欢、共同回忆、共同构筑我们的现在和将来,我想这是一件太有意义的事情了。

如今,《走过花季》拍摄已经结束,生活又恢复了原样,我又重新回到证券公司上班了。今后的路我还想按着自己的目标走下去,我想我会不断努力来证明我自己的价值的。

(顾伟丽采访整理)

“再苦再累也愿意”

童蕾(饰演陈非儿)

很小的时候看过《十六岁的花季》,印象深刻。每年暑假都会重播这部电视剧,前前后后,我看了三四遍。

剧中我最喜欢的角色是陈非儿和韩小乐。当有一天接到电话,说要拍摄续集让我去试镜演陈非儿时,我真得特别高兴。那时我在厦门拍摄另外一部电视剧,可《走过花季》开拍在即,导演一定要求见本人才能确定演员,我





无法分身,只能答应张弘、富敏老师尽快赶回上海,本以为肯定错过了这次机会,心中特别失落。庆幸的是,厦门的剧组赶拍了我的戏份,我提前回到上海见了导演,角色就这样定下来了。

接下来我犯愁了,《十六岁的花季》中,陈非儿给人留下的印象是那么可爱、纯洁、完美,已经成为一种模式了,我能突破吗?演得好固然好,万一演得不到位,会不会损害自己今后的演艺事业?看了剧本就更愁了,续集中的陈非儿已经不再是个楚楚可人的高中生了,她已经踏上社会,生活和情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朋友不解、家人施压,非儿要独立面对一切,从一个对未来充满幻想的女孩儿变成一个面对现实的人。这个角色内心情感起伏变化实在太太,也很难把握,我真担心自己演不好。再加上两位导演为《走过花季》倾注了很多心血,对我的期望特别高,我感到巨大的压力。

当时,我和扮演白雪的吉雪萍住在一个房间,我常问她对当年陈非儿这个人物的感觉,想捕捉一个原型,对自己很不自信,拍戏的时候也总带着疑虑,当导演的脸上飘过一丝无奈情绪时,心中更加游移。后来,吉雪萍对我说,导演选择了你,你就是合适的,我突然明白那些顾虑是多么可笑和不必要,尽力去演好非儿才是最重要的事。接下来的拍摄中,越拍越好,从开始的寻找人物到慢慢进入人物心灵到最后和人物融为一体,经常有一种自己就是陈非儿的感觉。戏越往后拍我就越理解和同情陈非儿,杀青时竟有一种失落感,而且,这种失落的情绪延续了好长一段时间。我由衷地喜欢这个人物,读剧本时好几次为她落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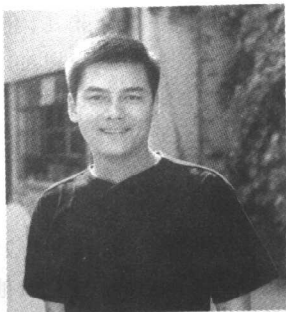
拍戏时,有一件事很难忘。有几天从早到晚都在拍我的戏,很冷的天气偏偏拍夏天下雨的戏,我感到身心疲惫。在我和另外一个女演员对戏时精力有点不集中了,她问我怎么了,我回答没什么,就是有点累。她说:“要是我能演陈非儿,再苦再累也愿意。”这句话对我的影响太大了,直到现在还在提醒我,要得到一个角色对演员来说是多么不容易,当你不在意时有多少人羡慕。所以,我告诫自己,从今往后演任何角色都不能有丝毫的懈怠,这不仅是对别人负责,也是对自己负责。

片子剪出来后听到了一些好评,我终于长长地吐了口气。我庆幸自己演了陈非儿,感谢导演给了我这个机会。当然,我最希望的是,我演的陈非儿能得到观众的认可。



“花季”唤我回家

——记何威(饰演袁野)



凡是看过《十六岁花季》的观众都不会忘记戏中那个略带忧郁的男孩儿袁野，他和非儿美好纯真的初恋之情曾经深深地吸引打动了许许多多的人。也让人一下子记住了扮演袁野的演员何威。其实何威在“花季”之前就已经是一个“老”演员了。他在很小的时候就选入了上海电视台的“小荧星”艺术团，10岁被富敏、张弘导演选中拍摄了《心灵的答卷》，以后，戏缘就一直不断，陆续拍摄了《封神榜》、《小刀会》、《天梦》等二十多部影视剧。高三毕业后，何威回绝所有拍戏的邀请，一心准备出国，然而却没有办成。

想当初如果何威不中断拍戏，或者去考了艺术院校，那现在他说不定也已经成腕了。何威有时候也会为自己感到可惜，但更多的时候他还是很坦然地面对自己的“转轨”，他说：“这么多年我一直没演戏，尽管我很喜欢演戏，但已经觉得这种生活不再属于我了。”

在《走过花季》的策划阶段，编导曾经和出演过《十六岁的花季》的年轻演员有过几次面谈，目的是为了更多地了解他们这批人的现状，准备在续集中为他们度身定做新的人物形象。那次吉雪萍、杨晓宁、战士强等人都来了，但是却没有何威。大家焦急地打听何威的下落，有人说他去国外做生意了，还有人说出了确切的地方，是在捷克。

在剧本都出了二稿的时候，突然传来消息说何威回来了，形象还是很英俊，就是稍稍有些发胖。这个消息大大地令编导们松了口气，因为剧本还是照着金童玉女的形象来写袁野和陈非儿的。而何威一听“花季”又要拍续集的消息他感到很吃惊，因为他没想到这次回国居然还能和“花季”再续前缘。“拍完《十六岁的花季》后，我和那些人结下了很深厚的友谊，这次拍续集可以和那些人重聚在一起了，这让我十分高兴，也是我拍这部戏的最大的动力。”何威这样说。

也许是太长时间没有演戏了，重操旧业的何威，首先就碰到减肥的问题，因为试镜头时他显得太胖了，不能符合观众对袁野的期望。何威一咬牙在很短的时间里减下来十多斤，恢复了袁野的帅气感觉。当然最要让何威下功夫的是对袁野这个人物的情感把握，续集中的袁野自尊又敏感、痴情又清高、浪漫又偏执，他非常非常爱非儿，但却又要处处限制她，



最后终于弄丢了非儿，他的感情缠绵伤感、细腻真挚，和原作相比，续集中的这个人物内心更加复杂，这无疑对何威的表演是一个考验，也让他为此下足了功夫。因为生活中的何威和戏中袁野的性格完全不一样，何威说：“袁野那样的情感是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的，我的性格很保守，如果是我遇到陈非儿的话，我一定放弃了，这样折腾我觉得没意思，生活还是平静一些比较好。”

在拍戏的时候，何威将生意上的事情暂时托付给了别人，拍完《走过花季》后，何威又继续做他的服装生意。他觉得这次拍续集的机会是难得的，为它付出是值得的。

(顾伟丽采访整理)



战总重回“花季”

战士强(饰演韩小乐)

17岁那年，战士强参加了《十六岁的花季》的拍摄。当年，他是工艺美术学校的学生。没想到，戏播出后，他的表演受到一致称赞。韩小乐成了中学生极为喜欢的一个角色，他收到的信件近千封。

走出校园的战士强进了一家国际知名的广告公司，辛苦打拼了好一阵子。工作压力非常大，在跨国企业的严密运作中他受益匪浅，他说，不在乎职位和收入，重要的是获得了职业经验和成长，为自己的今后打下了基础。

之后，战士强创办了公司。不大的空间里，一群和他年纪差不多大小的年轻人工作得其乐融融，高度评价他们的老板既有能力又有魅力。其实，战士强自己最清楚其中的酸甜苦辣。公司创立时只有几个人，完全靠独特的设计赢得客户，艰苦度日。尤其让他记忆深刻的是，那时只会干活不会经营，一门心思想着靠作品的品位来拉住客户，但遇到收款问题时却张不开嘴拉不下面子，因此吃了不少亏。

目前，战士强的公司已经获得很大的发展，业务范围从广告延伸到专业公关，策划了不少大型活动，渐渐成为上海公关行业一家声誉鹊起的公司。

《走过花季》中的韩小乐，还是那个调皮捣蛋、仗义乐观的人物，他恋



爱了，爱上了来上海的打工妹麦子。看剧本时战士强还颇有“意见”，说为什么韩小乐就偏要和外来妹谈恋爱，换别人不行吗，想了想，他自己又说，也就只有韩小乐和外来妹谈恋爱合适。一瞬间，仿佛战士强就是韩小乐了。

《十六岁的花季》播出至今已经12年了。每一年的春节，战士强和其他剧中的演员们都会在张弘、富敏导演家聚会，大家心中都企盼着续集的早日拍摄，像是圆一个梦。

战士强有一个梦，希望有朝一日，他和他的伙伴们实力更强的时候，自己出资拍摄“花季三部曲”的第三部——为了他们更多的人生阅历彼此分享，为了重新回到那一段年少的时光，当然，也为了不辜负看着《十六岁的花季》长大的观众。

(郭晨子采访整理)

“花季”伴我走过青春

杨昆(饰演童老师)

这次拍摄《走过花季》的最大感受是这群“花季”的少男少女们都长大了，而我已经老了。当初在拍《十六岁的花季》时，他们还都是些十五六岁的孩子，一个个都是那么单纯、那么稚气，要他们干啥就干啥，而现在他们都到了青春的黄金岁月了，每个人都拥有了自己的事业，每个人都很有想法，现在拍戏得跟着他们的时间来了。



在《十六岁的花季》播出十二年后，它有了续集《走过花季》。我在续集中继续扮演童老师，虽然在续集中我的戏份并不多，但是这么多老朋友又在拍戏时重新聚在了一起，我感到非常高兴。我和他们已经建立起了一种深厚的友谊，这些年我们经常找机会聚会，每年过新年时我们总要相约去富敏、张弘老师家拜年。这次拍摄续集让我想起了许许多多过去的往事，真的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，很好玩。

工作之余我总是喜欢和大家狂聊说笑。现在大家聊的话题都十分家常，诸如有没有女朋友了？买车了吗？买房了吗？公司怎么样？服装生意怎么样？用什么样的化妆品？等等，在交流中我发现他们现在真是不得了了，每个人都这么有出息。

当然我自己在这十二年中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十二年前没人知道



我是谁,那时候的我一心想赶紧出名成为明星。但是接拍《十六岁的花季》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部戏会改变我的命运,当时就冲着童老师的戏集数比较多,稿酬也会比较多而去的,想不到童老师的角色让观众一下子记住了我,我糊里糊涂地成了名。这部戏、这个童老师让我吃了十多年,它奠定了我现在的表演基础。这么多年过去了,现在居然还有那么多人还记得童老师,我想这主要是本子的成功、人物的成功。至于我自己,可能是长得还有点特点,演的角色也有点特点,所以就被人记住了。

这些年我在内心里一直很感谢富敏、张弘这两位导演,所以这次当他们让我在续集中再度出演童老师时,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,而且我告诉他们演这部戏我绝不谈钱,给多少就多少,我认为这是一部特殊意义上的戏,不能谈钱。

如果说在《十六岁的花季》中童老师像一个大姐姐的话,那么续集中的童老师更像是一个母亲,当初她比较多地关心学生的学习和成长,在续集中童老师更加关心她那班弟子们的生活。她自己的生活 and 事业也碰到了很多的困难和烦恼,遇到了好几个中年人特有的大坎。续集中的童老师尽管做了校长,但却更加凡人化了,这个人物的发展和我这样年龄的人的发展是平行的,都是三四十岁,演起来非常自然。所以我觉得我是十分轻松地完成了这个角色。没有太多刻意东西,跟着这个年龄就走了过来。

最后我想说的是在我所走过的青春岁月中,“花季”这两个字对我来说绝对是意义深刻、意味深长、回味无穷的。(顾伟丽采访整理)



王福娣大瘦身

王霞(饰演王福娣)

当初导演找我演王福娣,我怀疑我听错了。印象中那是个小号“肥肥”,圆咕隆咚,心宽体胖,没事儿老傻乐。她受什么刺激了,一下瘦成这样?表面上看来,我们除了都姓王,实在没什么其他的共同点了。

看了本子我才知道,其实,续集里王福娣除了从胖变瘦,性格也有了很大的改变,成了剧中流泪最多的一个。她不是最漂亮



的,但她是最真实的;她不是最坎坷的,但她是最倒霉的。因为谁也没想到,陈非儿居然把她的老公抢走了。王福娣从此一落千丈,一塌糊涂。但她没趴下,慢慢学会坚强起来,从一个对爱情特别迷茫的人,变得成熟,能够善待自己,也能够笑看人生。

角色的成长也带来了创作的空间。我喜欢塑造这种朴实的、生活气息浓厚的小人物,能够让我把自己对生活的感受,真切地表达出来。每个人都有花季,花季是白衣飘飘的年代,花季是我们心头的珍爱。可当花季走过后,也许就是雨季,因为生活不可能永远阳光灿烂,总会刮风下雨,甚至电闪雷鸣。我们无从逃避,只有迎难而上。生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慢慢长大,选择坚强。我一边表达着王福娣的心情,一边寻找着自己的感悟。

我在组里一共待了15天,那时候我的身体状况不太好,因为上一部戏从马上摔下来,人挺虚弱的,吃不下东西。大家就很照顾我,经常给我带点粥什么的,让我特感动。他们跟我开玩笑说,你别再瘦了啊,王福娣瘦成这样差不多了,再瘦戏就过了!

我到现在都觉得,加入“花季”大家庭,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儿。因为这部戏,让我认识了一帮特别好的朋友,我、晓宁、战士强,还有摄影、录音、造型几个,拍这部戏的时候成了死党。都是年轻人,又都爱玩儿,所以我们无话不谈,形影不离,到哪里都是最热闹的一群,号称“咋吧人”。有一次造型师小不点过生日,一群人浩浩荡荡开往KTV,我们几个按照原定计划跑到洗手间,换上了30年代的戏服,想吓唬几个迟到的。结果,在洗手间到包房的短短距离,吓倒路人一片。从此我们就养成了每次换点儿聚会的习惯,因为到哪里都上了人家的黑名单,我们不好意思在一个地方连续作战,我们采取的方法是挨个祸害。

剧组是一个临时的组合,离别总是件让人伤感的事情。可是我离开组里的那天,欢声笑语,丝毫不见离愁别绪。因为我第二天一大早要赶往福建,所以大家合计好了,尽量拖延时间,争取让我误机。这个计谋被我一眼识破,一直周旋到了最后一刻。后来我在机场给他们打了个电话说我误机了,他们高兴极了,我接着说,你们想得美!他们于是集体颓废。

都说青春如花,花开花落,我跟王福娣一起成长;都说人生如戏,戏里戏外,我都获得了珍贵的友情。相遇是一种缘分,我对那段生活充满了留恋,也把这部戏,以青春的名义,献给所有同龄的朋友。

我不知道,我会在什么样的天气,遇上什么样的你,我只知道快乐向前。因为只要快乐,花儿就会一直怒放。



走过“花季”，体验人生

夏军(饰演杨光)

我是在很多年前看了《十六岁的花季》这部电视连续剧的，我记得这部戏写的是十六岁的花季少年群像，而这个群像又是由一个个那么鲜明生动的人物所组成，白雪、非儿、小乐、欧阳他们一个个都是那么具有典型性和亲和力，在他们身上寄托了一代少年人的喜怒哀乐，所以我对这部戏的印象一直非常深刻。只是我没想到在看完这部戏的十二年后我能够有幸走入这个人群中，和他们相识、相交甚至相恋相爱，和他们共同演绎“花季”后的人生和情感，这让我感到十分有意思。

在《十六岁的花季》的续集《走过花季》中我扮演杨光，一个台湾商人。剧中的杨光有钱财、有地位、有外貌、有爱心，他是王福娣的丈夫，后来又深深地爱上了陈非儿，他和这两个女孩儿之间发生了一段复杂的纠缠不清的感情。

我不认为杨光是一个不道德的人，他也不是一个不善良的人，只是一个有弱点的真实的人。杨光碰到非儿以后，对非儿展开了热烈的追求，但这并不能简单地把他理解成是一种见异思迁，因为非儿长得和他以前的恋人特别像，所以在非儿身上寄托着他对过去那份感情的追忆，从这一点看，杨光的感情是执著、真挚和丰富的。这是一个很多面化的人物，在剧中他和王福娣的情感交流、和非儿的思想往来、和死去的女朋友的心灵交汇这三种感情交织在一起，使得这个人物有了一种立体化的色彩。虽然杨光到了最后两手空空，但是他毕竟追求过了、向往过了，他经受了感情的洗礼。这个人物激起了我演出的欲望，因为他的真实，也因为这个人物在表演上给我提供了很大的创作空间。

当然在为杨光作辩解的时候，我还是为续集中非儿和福娣情感和命运感到深深的惋惜。原先在看《十六岁的花季》的时候就对陈非儿留下了非常深刻美好的印象，当时也曾在心里深深地祝福过她和袁野那段纯真的感情。在续集中，她和袁野分开了，真的挺为他俩可惜的，而他们分手的重要原因由于我演的杨光的卷入，所以我在心里就更为这种可惜加